

刮风的时候我能睡得着

◆ (英国)戴维·布雷依 张维(编译)

农场坐落在大西洋岸边,农场主经常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招聘帮工和人手。可是,他很难招聘到合适的人手,因为没人愿意在大西洋岸边的农场上干活,大家都害怕大西洋风暴。这些在海洋上肆虐的风暴常常凶狠地扑上岸来,把农场弄得一塌糊涂。风暴留下的烂摊子不仅收拾起来费时、费力,而且风暴过后,那种满目疮痍的场景更让人一筹莫展,最容易使人丧失信心。农场主试着和每一位应聘者接触,做他们的工作,承诺给予优厚的报酬,请他们留在农场帮他干活,可是这些前来应聘的人们一旦知道农场的具

体位置以后,总是婉言谢绝农场主的好意,都选择了离开。就在此时农场主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其貌不扬、身材瘦小的人前来应聘。“你干活能行吗?”农场主不无担心地问道。“嗯,刮风的时候我能睡得着!”身材瘦小的人这样回答。尽管他的回答牛头不对马嘴、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农场主最终还是聘用了他,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农场太需要人手了。于是这位身材瘦小的帮工在农场从早忙到晚,看起来的确是把好手,聘用他的农场主对他的表现十分满意。

一天晚上,一场凶恶的海洋风暴呼啸着从海洋深处向岸边扑来。睡梦中的农场主隐隐约约听到了远处风暴那熟悉的呼啸声,一下子被惊醒了,他一骨碌爬起来,打着电筒冲进了帮工睡觉的宿舍里。“赶快起来,风暴就要来了!”农场主使劲地推着帮工,大声地对他喊着。“在暴风雨到来之前,赶快做好准备,把该收拾的东西收拾好,需要加固的地方再加固一下,免得大风把东西刮跑。”可这位身材瘦小的帮工在床上翻了一个身,然后直言不讳地对农场主说:“对不起,先生,我不

去!我曾经说过,刮风的时候我能睡得着!”帮工的举动让农场主气得发疯,他恨不得当场就宣布解雇他。一怒之下他只好自己冲出去,为即将来临的风暴做准备。不过他看到的一切让他感到非常意外!所有的干草堆都用防水帆布遮盖得严严实实,母牛全被关进了牛棚里,鸡鸭也全部锁在笼舍里,所有的门和窗户都被关得严严实实,并都加上了保险。凡是该加固的地方都被加固了,看起来没有东西能被风刮跑。这个时候农场主终于明白了帮工说那句话的真正

含义,他也放宽了心,回到自己的屋里躺到床上休息,尽管这个时候外面狂风大作,地动山摇。这位帮工之所以能在风暴中坦然入睡,是因为他在风暴到来之前早就做好了应对风暴的一切防范措施,所以他很自信,从容不迫。当人生道路上风暴来临时,你是否也能睡得着呢?其实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只要在心理上、行动上提前做好准备,加强对风险的防范,你就能够做到无所畏惧,你才能够像农场里那位瘦小的帮工一样,在风暴中安然入睡,无牵无挂。



老狼的博文

◆ 邓笛(编译)

或许,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三只小猪的故事。故事和故事的结论已在我们心里成为一个铁的事实了。然而,老狼最近在他自己的博客上爆出猛料,全盘否定了我们熟悉的这个故事。下面是老狼的博文摘录:我是老狼,也就是“三只小猪”故事中的大反派。然而,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其实是不真实的,它之所以谬传至今,是由于根本没有人愿意听我辩解。幸好网络越来越发达了,我可以通过博客公布出这个惊天大谎!故事发生的那天,是我外婆的生日,我打算给她老人家做一个生日蛋糕,但家里没糖了,于是我就想向邻居借点。我的邻居是三只小猪兄弟。最靠近我家的邻居是小猪老大,他不是很聪明,竟用麦秸做墙壁,用稻草做房顶,给自己盖了一座草房子。你们想想,这样的房子怎么能住?所以,我一敲门,房门就倒了。可我并不想私闯民宅,于是我喊道:“小猪老大,你在家吗?”没有听到回答,我只好准备离开,然而就在这时,我的鼻子痒了起来(那天我得了重感冒——这是个很重要的环节)。我打了个大大的喷嚏。你们猜接着发生了什么?这座草房子整个儿就坍塌下来了。小猪老大躺在房子中央,死了。后来我就把它吃了。你们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如果那是块夹肉三明治!由于没借到糖,我就去了下一个邻居家,这个邻居是小猪老二。小猪老二比小猪老大聪明点,但仅仅一点而已,他的房子是用木板和树枝搭建的,也同样不够坚固。我按了门铃。没有回答。于是我喊道:“小猪老二,你在家吗?”小猪老二回答:“走开,不许你进来。”虽然他很不礼貌,但这

是他的家他自己做主,我失望地准备离开,这时我的鼻子又痒了起来,我赶紧去捂我的嘴巴,可来不及了。我打了个大大的喷嚏。说了你们恐怕不信,他的那座木房子立即就倒塌了。当尘埃落定,我发现小猪老二躺在房子的中央,死了。如果我不把它吃了,它就会腐烂变臭的。我别无选择。由于还是没借到糖,我就去了另一家。这是小猪老三的家。小猪老三可能是猪家族中最聪明的。他的房子是砖头盖的,很坚固。我敲了敲他家的门,没有听到动静。于是我喊道:“小猪老三,你在家吗?”没想到小猪老三比他的两个哥哥更加无礼,他说:“滚远一点,我的家不欢迎你!”我虽然心里生气,但还是准备离开,大不了我不做蛋糕了。这时候我鼻子痒了起来。我一连打了三个喷嚏。忽然,小猪老三在里面喊了起来:“你那个狼外婆是个什么东西,她还想做生日呢,让她见鬼去吧!”我自认为是很有涵养的,但如果谁这样咒骂我亲爱的外婆,我还是会发怒的。于是我拼命撞小猪老三的房门。这时候警察来了,看到了我气愤时失态的样子。后来,媒体也介入了。他们对我吃了两头猪的情况更感兴趣,只是他们觉得一只生病的狼想借一点糖听起来不那么刺激。所以,他们就添油加醋把我描写成为了吃掉三只小猪而故意弄倒房子的坏蛋,让人们觉得我老狼无恶不作卑鄙无耻,必须对我森严壁垒严加提防。他们这种曲解事实的做法完全是为了吸引读者眼球的恶意炒作!老狼的博文引起了广大网民的热议,有的表示相信,有的表示怀疑,也有的则认为这是落莫多年后的老狼自我炒作。朋友,你想发表什么评论呢?

爸爸会生气的

◆ 庞启帆(编译)

一个名叫威利斯的农家男孩打翻了装满玉米的手推车。住在附近的一个农夫听见声音,从家里跑出来,喊道:“威利斯,不用烦恼。先过来和我们吃饭,一会儿我帮你扶起来。”“太好了,”威利斯答道,“但我怕爸爸不高兴。”“罗嗦什么,快过来。”

农夫执意道。“那好吧,”威利斯不得不点头答应,“但爸爸肯定会生气的。”一顿丰盛的晚餐后,威利斯向主人表示感谢:“现在我觉得好多了,但爸爸肯定很生我的气。”“别傻了,孩子。怎么会呢?”农夫笑着说,“哦,对了,你爸爸在哪儿?”“车底下。”威利斯答道。

无声的对话

◆ (美国)海拉·戈也兹 魏鸣放(编译)

每过一段时间,我都要回到教堂墓园,独自一人去访问我们家族的长辈。教堂坐落于阿巴拉契亚山脚下,弗吉尼亚州北部。对我来说,那里有着太多引人回味的东西。墓园在简朴庄严的教堂后面,教堂的顶上是高高的钟楼。我们家族中一些长者,曾为教堂修葺出过力,另外一些更老的长者,也许参与了当年教堂的建造工程。不过,这我不能完全确定,因为教堂的存在年代实在过于久远。初夏的墓园景色,是如此出奇的美丽,不禁使人为长眠地下的先辈而心生遗憾。风中的野玫瑰摇曳于石栅栏前后,田野里一片白色的雏菊,慵懒的空气,映带着西方的群山,犹如一幅蔚蓝的画面。墓园的石碑静静兀立。它们不曾出现在我的书本,不过,这将有助于我寻踪家族的生命延续,而不同于日常家居生活,它们能使你从烦恼中走出,进入另一种世界。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前辈们从来无意于流行和时尚。记得当年,每次我经过刘易斯叔叔的小店,他总要向我招呼,“有空常来理发店,我要帮你修剪发型。”刘易斯叔叔以理发为终身职业。他曾离开家乡,到过巴尔的摩市,最后还是回到这里。几乎所有的人,我是说那些离开过的人们,最终都回来了,但大多数人一直没有离开,一生终老于自己生长的故乡。当然,这里不仅指教堂墓地,越过这片田野,大约距离二、三、四里,那是我祖母的出生地,一个靠近树林的地方。那年,举世闻名

的南北战争刚结束。在仅仅三里之远的山脚下,祖母度过了她的整个一生。如今,在这棵亭亭如盖的大树阴影下,祖母长眠于此也足有 50 年的岁月。长辈们中间很少有人远走他乡。哈利叔叔,我祖母的第二个儿子,死后也埋葬在祖母的身边。他是个乡村木匠。一直活到 87 岁,终生没有离开过这里。一生中从未听他抱怨不曾去过巴黎观光,见识所谓外面的世界。如果你想要叫哈利叔叔说话,最好以问路开始。“请问,到小学的路怎么走?”我问,声音无需响亮。“沿那条路过去就行,还得走好一阵子呢。”当年的情景如在目前,自信自得的神情,一如指挥复杂航行的海军将军。我觉得,以这种绝妙的方式,访问我的刘易斯叔叔、祖母和哈利叔叔,它将能提高你的眼界,真正结交那些无心于北约实力现状及哀叹美元疲软的善良人们,并引以为自己精神同道。当年的选辈们拥有着一一种远大的目光。当然,你无需过度着力修炼所谓长远的眼光。然而,在某种情况下,它确实有助于我们缓解无名的紧张和焦躁,将周围的万事万物置于纯净的光明之中。一旦具备这种豁达的心情,你将会发现,有一天,在地下铁里,你的小腿无故被人踹了一脚,你将不会觉得,这将会成为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这里,附近的某处还葬着我的曾祖父,曾一生住在山脚之下,以制造枪支为业,不过我一直不曾弄清它的确切位置。曾祖父生于 1987 年。那年,正是詹姆斯·门

罗总统当政时期。我能想象,当年曾祖父与围绕他身边的家人侃侃而谈的情景,不过,那势必已经在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的鼎盛时期。不难想象,在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和南北战争等可称得上所谓“重大”的历史事件之后,曾祖父对今天的一切不会再留有印象。我想我能感觉到发自墓地深处的微微震颤,不用说,也许那是对我这位重孙辈的轻蔑和不屑。在他眼里,我这位晚到的后来者,无疑错过了历史的最重要时刻。我遗憾没能找到曾祖父,但碰巧的是,我遇到了欧维大伯,我祖母的最长寿的儿子,一位老练的胡弗派共和党人。“把那些菜豆全部吃了,孩子。”照例,我在他的墓前点了点头。没有想到,这次还碰到又一位意想不到的 人:我的埃德加叔叔。不用说,他长眠在这里也该有好些年头了,只是过去我从来没有留意。我承认,直到今天我都不敢打扰他。因为,他曾经是这里的一个重要人物,一位足球队经纪人。他手下的两位投球手,我的哈罗德叔叔,还有表姐夫胡瓦德,都一齐长眠于附近的土丘之下。我还是没能找到这位造枪的曾祖父,但我经过另一位曾祖父辈长者的坟墓,它以墓碑上写有身后 3.87 美元遗产而别具特色。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后第一次亲身经过。我不由笑了。然而,半空中似有一种声音在说,“从长远观点来看,孩子,当我们生命终结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都和洛克非勒先生一样富有。”我无言以对。此时此刻,只有无边的野玫瑰花香,与白色雏菊遍布的田野,将我永久定格在这个旋转不停的世界之间。